



快乐之路

唐·库比特〔著〕
王志成 朱彩虹〔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项目成果

快乐之路

唐·库比特〔著〕
王志成 朱彩虹〔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乐之路/(英)唐·库比特著,王志成 朱彩虹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
ISBN 7-308-04713-X

I. 快... II. ①库...②王...③朱... III. 人生哲
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5574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06-34 号

快乐之路

唐·库比特著 王志成 朱彩虹译

丛书策划 袁亚春

责任编辑 徐 婵 李海燕

装帧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富阳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7.5

字 数 108 千字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713-X/B·071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072522



唐·库比特夫妇

总序

一直以来想做一件事：翻译一些比较经典性的书，出版一些富有生活气息和思考浓度的书，这些书可以让比较多的人感受到我们能够过上更圆满、更自在、更自信、更有意义的生活。

浙江大学出版社感到我们的想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是很有意义的，欣然同意出版一套《文明经典文丛》。我希望这套书确实可以帮助提升许多人的生活质量，使他们的生活/生命更加和谐。

《文明经典文丛》所容纳的不仅仅有学术的内容，更有精神生命的内容。在我们东方，哲学和生命是不分的。我们的理智活动是我们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有的和我们的生命关系密切，有的不那么密切。

例如东方瑜伽，它不仅可以是学术的理智探讨，更可以是生命的试验。瑜伽的原意是“联结”。联结什么？可以和我们的身体联结，通过锻炼瑜伽达到健体的目的；可以和我们的心灵联结，使得我们的心灵更加超然、自在，更能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和喜悦；可以和内在的生命本身联结，使得我们作为个体的生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可以通过瑜伽锻炼，帮助我们培养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以和其他人、其他社会共同体有一种更健康的关系，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有效的自我对话、个体间对话、宗教间对话、文化间对话、文明间对话。瑜伽是走向个人和谐、社会和谐和自然和谐的一种方式、一条道路。

文明有多种含义。我们这里是狭义的，主要指精神领域的。从时间上说，我们既选择第一轴心时代的文明经典，也选择正在形成中的第二轴心时代文明的可能的经典，或者一些富有新思想的著作。第二轴心时代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由于人文主义的发展，科学技

术的高速发展,人类正进入一个我们甚至在不久之前都是无法设想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传统的经典需要有新的理解才能发挥其作用,而新文明的著作(其中包含经典性著作)自然也不断地涌现。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回顾起第一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地球不同地区却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来往。但今天由于地球处于一个全球村中,新文明的创造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中国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一起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我们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明。

翻译这方面的书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而且能为我们更多人参与新文明、新文化的创造提供参考。

浙江大学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我们希望这套书可以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也希望浙江大学在21世纪可以更多地参与人类新文明的创造。

是为序。

王志成教授



序 言

大约 200 年前,在早期浪漫主义者之中,有几位提出了一种新的宗教观:宗教是一种宇宙情感。他们描述了一种从其普通的生物性基础与背景之中升华,成为宇宙性的情感。通过使我们解除焦虑与自我关注,这种情感可以富有深刻的解放性,成为一个巨大的快乐之源。

对英国读者来说,这些观点尤其与年轻时的威廉·华兹华斯有关。打动我的是,通过重新捡起并发展它们,我们也许能够表明,怎样才有可能把关于宗教是什么及其如何运作的一种完全自然主义的观点与一套严肃的个人宗教实践结合起来。

我是一个持这种观念的人。我积极地培养关于生活、世界以及所有其他有生命的东西的一幅彻底宗教化的图景,并把它视为获得个人宗教快乐的最好方法。我甚至实践基督教。不过,我对宗教情感是什么及其如何运作采取完全自然主义的观点,并且我个人并不相信任何基督教信条具有客观真实性。哲学的发展及对基督教起源的历史研究已经取消了传统的教义信念。基督教观念至多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符号:被发现能够有效地把受生物性制约的情感变成宇宙性的宗教情感。然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真实性”。

感谢一些年轻朋友们和学生们的批评和评论。这次他们中包括克莱尔·卡莱尔和休·雷蒙-皮卡德。

唐·库比特
2003 年于剑桥大学

《快乐之路》英文版出版之后这么快就有了中文版,我非常高兴。这个序给了我一个机会说明与本书写作背景有关的两点。

第一,如其他宗教那样,也许比其他宗教有过之,基督教至今一直是高度超自然主义的。人类生活的可见世界中的一切都被视为由超自然世界支配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该超自然世界中寻找我们的根源、我们日常的指导和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拯救完全依赖于上帝的伟大奇迹与启示。

如今,随着自然科学和对历史的批判研究的发展,对一切事物纯粹自然的或“内在的”解释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旧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已经逐渐隐退。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在《快乐之路》中问:假定我们最终确实决定,我们必须接受一种完全自然的、此世的宗教之解释,假定我们不再认为任何超自然信念是字面上真实的,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宗教是有益的,是一个巨大的快乐源泉吗?

以西方哲学语言表述这一点,我在问的是:“宗教自然主义可以具有充分的宗教性吗?甚至在我们已经被迫放弃所有超自然信念之后,宗教对于人类仍然可以是好的、必要的吗?”

我回答,是的,并通过“宗教是宇宙情感”开始我的理论。在我们普通的、基于生物性的人类情感中,我们相当关注我们自身的安康,我们的情感倾向于“锁定”在我们所热爱、所嫉妒或所忧虑的对象身上。然而有时,我们的热爱、感激或敬畏与惊叹之情可以是如此强烈,以致涌溢出来成为宇宙性的、非对象性的。在英语中,我们听到

人们说这样的话，“她热爱生活”、“我感激一切”、“我有幸在这里，看到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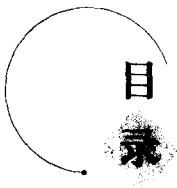
我把宗教与这种宇宙性的、非对象性的情感联系起来。它使我们从过于热切的自我关注中解脱出来，是极具解放性的。在本书结尾，我甚至提议，现代知识和现代生活要求我们学会以一种清凉的、如实的、公平的方式看待世界，热爱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广义上说，甚至今天仍然存在宗教与文明之间的一种联系——佛教徒始终知道这一点。

在我生活的西方，基督教护教论者近些年来频频强调基督教神秘主义中显著的性隐喻。通过使它看起来富有性色彩，似乎他们一直在推荐神秘主义。然而，我的第二点要指出，我认为他们错了。宗教情感截然不同于性爱情感，因为它是清凉的、宇宙性的。在早期基督徒使用的希腊语中，人类性爱（始终有一个有限的对象）与神圣之爱（无对象的、无限的）之间有清楚的区别。“神是爱”的意思是爱是神——无限的，因此不是任何种类的对象。

祝一切顺利。希望你喜欢这本小小的书。

唐·库比特

2005 年夏于剑桥



目录

中文版序	/001
1 一种新的宗教调查方法:日常语言	/001
2 对旧宗教说再见	/006
3 历史的耶稣的消失	/008
4 开始第一幅草图	/013
5 礼拜:一出情感戏剧	/017
6 永恒快乐	/018
7 被忽视的日常语言世界	/019
8 日常语言中的宗教对象	/022
9 日常语言中的信念	/026
10 日常语言的功能	/031
11 天国宗教	/033
12 保守主义者的挑战	/036
13 取消旧的神圣/世俗对立	/039
14 一个例外:神圣的爱	/041
15 七条箴言	/047
16 日常语言:家园	/049
17 新的死亡观	/052
18 开始第二幅草图	/056
19 宗教情感与语言	/057
20 费尔巴哈	/065
21 太阳式生活克服恶的问题	/066
22 一切都是内在的	/071

23	情感主义与强势女性	/074
24	真宗教与爱的代价	/077
25	一个例子:父亲与母亲	/083
26	情感智商	/085
27	打破理性超自然主义	/088
28	民主哲学	/090
29	太阳式灵性	/092
30	终极的善的终结	/097
31	四条箴言	/103
32	后一个阵营	/106
33	华兹华斯与我	/109
34	生物情感上升为宗教情感	/112
	参考书目	/119
	译后记	/123

1 一种新的宗教调查方法：日常语言

已经存在许多不同的宗教理论。它们彼此之间差别很大,主要原因之一是,建构它们是为了回答不同的问题。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有趣理论建议我们把一个社会的宗教视为其“烧掉”——消耗、挥霍——经济剩余的方式。^①因此,许多重大宗教活动和纪念馆,从冬季赠礼节到多人献祭,从比韦斯到婆罗浮屠,都具有铺张和无节制的特点。我认为巴塔耶的理论的确阐明了过去的宗教体系中的情况。人们侵略性的反功利主义,人们的巨大浪费,属于并不像我们那样认为任何剩余都应该用来再投资的年代。他们只是把剩余还给他们的神,像神给予他们时那样慷慨。然而,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理论,因为我正在为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寻找答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宗教?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样一个人必然想知道什么样的宗教,带着什么样的基本原理,如今对我们而言是现实的。

我们这里不是在处理巴塔耶的问题和他的答案,也不是在应付我在《上帝之后》(1996年)中处理的问题。在那本书中,我谈论了上帝、神以及超自然世界的历史: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权威,作为我们人类意识的唤醒者,作为整个语言意义世界的基础。我对上帝观念的公共意义及其不可思议的历史发展感兴趣。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目前所关心的。

我需要提出一个宗教理论,基于我在1999年介绍的一种新的宗教调查方法。为大部分宗教信念的明显不合理性和大部分护教学的纯粹虚伪性所困扰,我试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吸收一个观点,并试图

① 参见 Georges Bataille,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Zone Books, 1992).

找出因为成为我们共同使用的日常语言的一部分而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哲学观点和宗教观点。如果我能够绘制出这个共同基础,关于未来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我将获得一个可靠的、民主的出发点。所以,我开始从媒体、字典、朋友那里以及记忆里收集听起来正合要求的习语。

很快就显明的是,能够获得的资料真的很充裕。虽然日常会话语言使用的词汇很少,只有几千个单词,但是其中仅仅一个简短而富有哲学意味的单词——比如**生活**(life)[加上**过活**(live)、**活着**(living)],**时间**(time)[加上**次数**(times)、**天**(days)、**小时**(hours)、**时刻**(moments)、**年龄**(age)],或者**看见**(see)[加上**观看**(seeing)、**失明**(blind)],仅仅这样的一个单词,连带其他一些紧密相连的词,就可能有五百多个常见的、引人注目的惯用习语与它相关联。选取那些最刺激、包含最大胆的隐喻、并因此最迫切要求分析和解释的习语,让我们开始解开它们。结果证明,它们通常以小见大,说明复杂的哲学道理。如果我们接着采取下一步,试图确定这些习语的时间,我们很快发现,我们不仅正第一次揭开日常性所具有的微妙而复杂的形而上学,而且正追踪它的历史发展,因为如此多的习语似乎都具有相当晚近的起源。

日常语言始终拥有作为它自身的一部分的丰富哲学。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美妙而使人迷惑的用语,比如**天很冷**(It is cold)和**它发生了**(It came to pass),几乎像英语本身那么古老。它们追溯到遥远的前现代时期。如果我们收集足够多这类用语,重建中世纪后期的流行哲学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容易的。然而在过去大约三代人期间,媒体已经发生了一次迅速膨胀。我们已经变得特别爱交际,结果是,语言中现有用语的数量急剧增加,哲学和宗教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传统的日常语言世界观在9世纪到15世纪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在今天,我发现仅仅在我自己的一生中,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第一次有了这种巨大兴奋:弄清在一个人自身及无数同时代人之中已经并且仍然在发生的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并且认识其轮廓。

为了缩短进程,我收集更多习语,并开始在我的收集中寻找模式

和线索。我有一个主意：突出看似出现得最频繁的关键词。根据我手头资料的统计显示，关键词是**生活**（life）和**一切**（it all）。我先不理**会一切**，把注意力集中于**生活**。当我收集满一百个生活习语后，我在1972年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上查找它们，结果只查到了一个。这表明对**生活**的转向显然是现代的，且相当晚近。我开始寻找为我的生活习语标注日期的方法，并开始建构一个历史故事——“**生活**”这个词在整个现代时期（大致从莎士比亚以来）一直在发生什么变化。咨询在观念史和英语语言史方面都相当内行的朋友比较容易。他们中的一些基于对例如尼采和劳伦斯等作家的认识，至少对我的论证的一小部分已经很熟悉。

剩下的就很容易了，我在这里仅仅需要回忆由此写出的小册子中的主要论点。^①

首先，我们必须假设在过去大约两个世纪一直在发生的是宗教的世俗化；但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它描述为生活的神圣化。

第二，过去常常说的关于上帝的话如今已经相当详细地被改述为关于生活的习语。一些生动的例子巧妙地展示了这一点：我们说一个人不应该**试探生活**，**否定生活**，或者**对生活犯罪**。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欢乐地**感谢生活**；在经受考验的时候我们把自己说成在**与生活作斗争**。例子就到此为止吧。至少就日常语言而言，**生活**不可否认地是新的宗教对象。

第三，这些习语表明了我的看法，并显示了“日常语言是最好的激进神学”；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在极大程度上已经走进了一种新的、此世的人类日常生活宗教。我们已经在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业已抵达了的、欢乐的“天国宗教”，并且我们如今比我们的祖先少得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在途中，正朝上帝许诺的死后世界或遥远的未来的世界行进。

第四，也是最后，库比特那声名狼藉的激进神学证明纯粹是常识，因为我们的语言证明它仅仅是我们大家已经相信并且每天实践着的。甚至对作为我最激烈的批评者的宗教极端保守主义者而言也

① *The New Religion of Life in Everyday Speech* (London: SCM Press, 1999).

是如此。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都在亲口宣判自己是错误的。

作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的哲学又怎样呢?还没有人研究所有需要研究的特定的词来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已经做了少量研究。例如,最近我在考虑**相信**(believe)、**信念**(belief)以及**信仰**(have faith in)。我发现在日常语言中,**相信**某件事只是接受它是真正的或真实的,**支持**它,并且对它放心;**信仰**则是信赖。哲学传统中——因此也是神学传统中——典型的对信念和信仰的理智主义解释或命题式解释在日常语言中是缺场的。总而言之,今天日常语言中的哲学在精神上更接近海德格尔和实用主义,而不是柏拉图主义的主流传统。

简单地说,这些就是我早在1999年就开始提出的观点,接着在2000年的两本配套的小册子中以及在2002年(2003年出版)^①提出的一种生活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宗教调查方法牵涉到特定数量的经验调查,但是这并不困难,因为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日常语言这个话题上都是专家。人们可以参考字典、媒体、朋友,以及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在像它和时间这些更困难的词的例子中,有效习语的数目真的非常大,他也应该相当自信能够在一些天内收集大部分相关资料。(它花了我几个星期。它很困难。)接着,他着手对资料进行分类,不是根据词典编纂者们的分类方法,而是根据资料的哲学和宗教含义。不久,他就带着小小的震惊开始领会日常语言如何看待某个特定问题。然后,他需要寻找例外的、古怪的用法,以及日常语言乐于包容冲突的意见的那些点。这里的点指的是:就像通俗文化通常乐于包容冲突的俗语,日常语言在其哲学上不是严格体系化的,而是在许多点上宁愿鼓励冲突的观念之间的古典争论的延续。在这样的情况中,显然相互冲突的两方观念都值得存在。

① *The Meaning of It All in Everyday Speech* (London: SCM Press, 1999); *Kingdom Come in Everyday Speech* (London: SCM Press, 2000); *Life, Life* (Santa Rosa CA: Polebridge Press, 2003).

这种新的宗教调查方法是经验主义的——它如此富有经验主义特征，以至于它几乎是科学的。每个人都能自己一点一点地检查我的整个论证。它似乎导向非常重要的结论，因为通过使用这个方法，我们能够详细展示人们的思想的很大一部分共同之处——我们每个人都真正信仰的宗教，真正的一致信仰。然而第一本书还没从出版社出来就死定了。几乎没有人感兴趣。单纯的人只是不习惯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新颖的方法思考宗教：对他们而言，宗教是并且必须是权威的、传统的、正牌的、依据圣经的、基督教的。世故的人怀疑这种断言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经验调查，就能很快建立极其重要的、我们必须并且已经确实在信仰，却还不知道自己在信仰的宗教真理的论证和方法一定有什么问题。“这可能是对的吗？”他们感到惊讶。

我要提出的是，普遍的沉默和怀疑表明，我需要把我的宗教调查方法嵌入一个将使它看起来更清晰、更貌似有理的新的宗教理论中。我需要提出一个总的宗教（以及语言、共同体）理论，如果我要克服那些怀疑的话。

2 对旧宗教说再见

新的宗教理论将与我们已经习惯的理论大不相同(并且不得不这样)。仅仅在几十年前,生活对绝大部分人而言几乎坎坷和艰苦到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地步。人们被物质需要及他们的雇主的残暴可怕地压抑着。他们如何忍受生活?在他们的处境中,在世界所是和世界应该所是之间,在自然和道德、描述和评价之间作出鲜明的区分是完全正常的。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倾向于既描绘一个过去的黄金时代,又描绘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以此他们能够对自己说:“事物曾经是它们应该所是的样子。但是接着我们堕落了,导致了现在的悲惨生活。然而,如果我们挺住并且遵守规则,我们也许有望见到天堂,要么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尽头,要么在死后天堂般的世界里。”所以,他们活在失去天堂的记忆和复得天堂的希望之间:宗教和艺术被一个异常强大的、富有安慰性的理想世界形象支配着。

在这种旧观念的时代,旧的宗教理论看起来是有意义的,能帮助人们忍受他们的生活。在大约两个世纪以前,我们令人震惊地忽略了事物成为它们所是的自然发展过程,对此还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理论。在那个时代,人们几乎或者根本不知道改善生活状况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个世界”有一个坏名声,人们并不期望在此世生活中保持快乐。

今天,我们的情况截然不同,我不得不说(以多种方式,带着深深的遗憾),是对那种悬在回忆和希望中间的宗教说再见的时候了。看来不存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并且也不会有未来的黄金时代。对我们而言,是与应该、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鸿沟比过去小得多。我们不必再忍受过去严厉的社会戒律:这是已经发生了从压抑到自由表达、从道德到生活方式这种受欢迎的转变的原因。我们应该欣喜于“道德”(一个可怕的暴君,特别是对于女人)的死亡。对于我们,事